

当代作家选书斋

陆星儿 著

关于一个女记者 的新闻

华夏出版社



月亮潭情案
红尘一笑
原罪·宿命
姊妹们
关于一个女记者的“新闻”
相见时难
忧伤的五月
飞进芦花

关于一个女记者的“新闻”

——陆星儿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华夏出版社

199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于一个女记者的“新闻”/陆星儿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6, 12
(作家自选精品书斋)

ISBN 7-5080-1110-4

I. 关… II. 陆…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1577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8.875 印张 467 千字 3 插页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陆星儿

感动与感慨

（代序）

我不太愿意回首往事。生活在前面。过去了的一切，无论成功，无论失败，都留在身后，何必多看多想？当然，失败的教训是不可不吸取的，只是，人的秉性难改，有些失败似乎是注定的，即使明白了教训所在，改也来不及了。或者说，就是改动一些，也彻底不了。人生真是有限，人生真是微妙。鉴于“有限”和“微妙”，记录人生便有了特殊的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认识自己：为什么失败？为什么挫折？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解释生活：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那样？否则，会有太多的困惑压迫我们，使我们快活不了，轻松不了。我想，我的写作，就是为了这样的认识和这样的解释，才逼迫自己一字一句地写下许多认识不了、解释不了的疑问和疑虑，以便解脱自己、解放自己。

渐渐的，白纸黑字便铺成了一条道路——我的道路，生活的写作的。道路上满是脚印，深深浅浅，坑坑洼洼。而每个脚印，都是一段经历，都有一个故事。而每一段经历，每一个故事，都浸透着心情，都饱含着感情，是爱是恨，是喜是悲，是怨是悔，总之，是各种各样心情的组合，是各种各样感情的纠葛，构成了一篇篇小说，勾画了一个个人物。

有机会出版这样一本“自选集”，自己挑选自己的作品，这样，我不得不“回顾”了。一旦回顾，曾经的心情，曾经的感情，以为淡忘的，以为随风飘去的，又都一一地浮现了。这样的“浮现”，犹如打开一本陈旧的、略有些发黄的像册——用现在的眼光

扫视过去的年代、过去的时光、过去的生活；用现在的眼光打量过去的自己、过去的情节、过去的人物，我的心里充满感慨：为曾经的幼稚、为曾经的无知、为曾经的创伤、为曾经走过太多的弯路。可这是真实的我，真实的我们，真实的一代人，这是历史的真实。当然，我们的“曾经”也有不少值得自豪的东西：曾经的热情，曾经的奋斗，曾经的不屈不挠的努力。

按时间顺序，把自己曾经的小说一篇篇地读下来，在我心里翻腾的就是这样一种感慨和感动。

应该说，在生活中，感慨和感动是缺一不可的，遗憾和动人并举，才能反映生活的真谛。生活总有很多的无奈，让你追求一生、努力一生却依然无法弥补。也许，就是这些“无奈”，才激发出很多动人的事迹。感慨和感动应该是相成相辅的，感慨使我们的心情沉重，感动使我们的心情温暖，有沉重又有温暖，生活才有了色彩、有了侧面。

而曾经的小说，写的是曾经的感慨和感动。生活前进了，生活又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新的困惑。而今天的小说，如何写出新的感慨和新的感动呢？

在写完“曾经的感慨和感动”之后，我停笔了，而且，停顿了很久，因为，我没有找到如何写出“新的感慨和感动”的感觉；因为，生活的前进所产生的问题和困惑，需要我们有重新的认识和重新解释，包括认识和解释变化的自己。

但是，在一篇篇地重温自己的小说时，有一条关于自己的轨迹渐渐往前延伸，延伸到今天，延伸到今后，而这样的“延伸”，在我心里又渐渐地产生一种感觉，并渐渐地清晰了“新的感慨”和“新的感动”。我想，我应该结束停顿，我应该继续写小说了，而且，希望在下一个二十年，再有机会为自己编选一本“自选集”，选进“新的感慨和感动”。

陆星儿

作者小传

陆星儿，女，1949年11月出生于上海，1968年秋上山下乡到北大荒，1978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82年毕业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编剧，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调来上海作家协会为专业作家，1995年兼任《海上文坛》执行副主编。

1974年发表处女作，已出版长篇小说《留给世纪的吻》、《灰楼里的童话》、《精神科医生》和中短篇小说集《美的结构》、《啊，青鸟》、《达紫香悄悄的开了》、《夜晚请别敲门》、《林中的野刺莓》、《遗留在荒原的碑》、《纯洁、活泼、美丽的……》、《天生是个女人》、《一个女人的一台戏》、《女人的规则》以及散文集《一个女人的内心世界》、《不肯失落的性别》、《也许这才是最可靠的归宿》、《心，有一处仓库》、《我是母亲》、《女人的出头之日》。小说集《啊，青鸟》和《达紫香悄悄的开了》出版了英文版和法文版。

目 录

啊,青鸟	(1)
一根杏黄色的水晶镇尺	(134)
关于一个女记者的“新闻”	(182)
第十一个	(223)
夏天太冷	(260)
冬天的道路	(299)
黄昏	(377)
小凤子	(423)
写给未诞生的孩子	(483)
挂在墙上的背带裙	(500)
找爸爸妈妈去了	(518)
一个和一个	(527)
在同一片屋顶下	(541)
今天没有太阳	(557)
白色的芦苇丛	(571)
麻纱窗帘	(585)

啊，青 鸟

这好像是一个童话。很久很久以前，有两个天真的孩子到大自然中去寻找一只羽毛纯青纯青的鸟儿，因为仙女说，那只青鸟，能告诉人们关于幸福的秘密。于是，孩子们走了许多弯弯曲曲的路……

星期六。

榕榕盼望周末，又害怕过周末。她默默地坐在面壁的小桌旁，桌上摊满了英语课本、词典，还有密密麻麻地爬着小虫一样单词的七零八碎的废纸片。四方的小课桌，嵌在一张高高的双层床和靠门的一面墙壁间，划出了一块一个多平方米的天地。在她的身后，是另一个世界。

“啊唷，又是一大包。”黎黎忙碌地收拾着该带回家换洗的衣服。她是妈妈的娇女，拿到了上大学的通知，还得由妈妈象送入托

关于一个女记者的“新闻”————

的孩子那样陪着她来学校报到。

“小馋猫，别忘了你的饼干盒。”王苹提醒黎黎。她坐在床上，正套着一条新做的喇叭裤。

“忘不了。这星期我妈托人买了奶油夹心饼干，你们等着吧！”黎黎从书架上捧下一只特大号的饼干盒晃了晃。早空了。每天晚自习后，她都得打开这只饼干盒让大家分享。

“你们看，怎么样？”王苹穿好新裤子，在原地转了一圈。身高一米七五，她是学校田径队的干将。

“你腿长，穿喇叭裤好看。线条多美！”小鸥评论着。她站在凳子上，象掏什么似的，把架子上的小皮箱翻得乱七八糟。她完全象个中学生，留着童式的短发，弯弯的留海，齐刷刷地盖住了额头。

线条？榕榕很想回过头看看。她很少注意别人长得怎样，更没想到还有什么“线条”的讲究。过去在林场时，就知道越朴素越好。每次回城探亲，妈妈只能去旧货商店替她买一些式样过时、半新不旧的衣服。

“谁有尼龙绳？”小鸥喊道。

“干什么用？”王苹从自己的床铺下拽出一条。

“野宿植物园，得用毯子搭个小帐篷。”

黎黎朝背坐着的榕榕使了个眼色，聪明的小鸥马上心领神会，“腾”地跳下，一把搂住榕榕：“一块儿去吧。苦了一星期，该休息休息了。别老那么坐着，要会生活。”

榕榕歉然地摇了摇头。

“去吧！”王苹也劝道，“要不，这个星期天，宿舍里又剩你自己……”她还想说什么，有人敲门。

小鸥跳着一拉开门，就冲着王苹怪模怪样地笑了：“怪不得穿上新裤子了！”

门口，站着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领口翻着天蓝色的运动

衣。他是省网球队的。

“再见了。”王苹一笑，把小方包搭上肩，大大方方地挎着他的胳膊走了。

“我也走了。”黎黎捧着她的饼干盒。“妈妈在家等着我呢。”

“我……”小鸥拎起打成背包似的绒毯，又看了一眼榕榕。

榕榕这才回过身，勉强地笑了笑：“你们快走吧！”

姑娘们都走了，“叽叽喳喳”的说笑声没有了，榕榕却站了起来。就剩她自己了，屋里那么安静。平时，和这群爱说爱闹的姑娘们生活在一起，榕榕倒很盼望周末的安静，至少，可以多背几个单词。但是，真的到了周末，伴随着安静的一种寂寞，使她本来就很沉闷的心情，又添了一层淡淡的凄楚。黎黎高高兴兴地回家了，王苹愉愉快快地跟男朋友走了，榕榕不是不羡慕。可是她？……填写新生登记表时，小鸥曾凑过来问她：“你有孩子了吗？”“不……”她慌张地用手臂遮住了登记表。不知为什么，在这位还跟孩子一样、眼光好奇又带点稚气的女同学面前，她觉得自己的已婚并有了孩子，好象是件不光彩的事情。入学前她就想了：不和班里任何一个同学谈及孩子，尤其是他。有什么幸福和甜蜜值得炫耀呢？

也许，她应该和小鸥一道去植物园夜游，挤在小帐篷里，轻松地谈论各种有趣的事……不，即使去了，她也不会感到轻松的。上星期测验，她熬了两宿，结果还是不及格。考卷发下来，她傻了似的盯着看了很久，一个个怵目惊心的红“×”，象鱼刺似的鲠在了喉咙里，中午没吃下饭。如果终究学不好……她真想大哭一场，但眼泪有什么用，还不是自讨的苦吃。为什么要来上学呢？她有些后悔了。班里的姑娘们都比她年轻，小鸥比她小了足足十岁，但她们却坐在一个课堂里……她变得怕别人问及她的年龄，不愿听到那种怜惜的感叹：“都这么大了，还……”但实际的年龄，并没有赋予她应该获得的一切呀！已经晚了。看来，真不该仅仅为怄气而迈这一步！

天边竟有这样瑰丽的晚照。西天有几抹荔枝红的云霞，渐次开去，是玫瑰红，紫罗兰色，及到中天是淡青。几棵梧桐树稀疏有致的枝叶，在有层次的光线中，也显出了幽深和鲜亮的不同颜色。没有风。枝条上的绿叶，象画在天幕上的布景，一动不动，仿佛都在沉思。

“为什么要来上学呢？”榕榕凝视着窗外。十二年前，当她和一群热血沸腾的伙伴们，带着大城市的喧哗，闯入那神奇的原始森林时，有好几夜，他们就露宿在大树下。繁茂的、密密匝匝的枝叶，宛如一顶绿色的小帐篷，笼罩着一颗颗火烫的心。“一辈子与大森林作伴！”——他们的誓言。但几年之后，一个个都走了。只有榕榕坚持着不走，她是女子采伐队队长，省里树的标兵。可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也埋怨起大森林，而最终离开了呢？那一年……

舒榛放寒假了，榕榕匆匆地从山里赶回城看望他，背着鼓鼓的两袋松子。

砍伐、集材、归楞；方子、圆木、小竿……榕榕把林场可谈的一切都谈尽了，而已返城上了大学新闻系的丈夫，对这些似乎也不太感兴趣了。舒榛只是“咔咔”地咬着又硬又脆的松子。还能谈些什么呢？榕榕闷头剥出了一把香喷喷的松子仁。

“明天去鼎心园吃元宵。”他终于说。

榕榕最爱吃糯米做的甜食。她很高兴。

点心店很挤。他们刚占上座，就听有人喊舒榛。“过来吧，凑个热闹。”靠窗的一张桌上，坐着四个他同班的同学，两男两女。

“这是榕榕……”舒榛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榕榕拘束地坐了下来。真扫兴！难得和舒榛一起出来吃点东西，却碰到了这样一群她所陌生的人。他从来没有带她去看看他的学校，去看看他的同学。也许，男人真的多半都爱虚荣，喜欢妻子如

花似玉、光彩照人，能引起别人的羡慕、赞叹，也可引得做丈夫的自豪和骄傲。可榕榕显得“老气”了一些。山里的风比刀子还硬，皮肤被吹得象小树皮一样粗糙；和男人们一样抡斧头、拉大锯的脏活重活，使她不得不失掉了一个姑娘应有的娇艳、妩媚、风韵。作为女人、妻子，把她放到现在的大学生里评头论足，她不会是合格的。他大概也觉得不体面吧！确实，他俩坐在一起，有些不协调。舒榛穿着咖啡色的青年式拉链衫，显得年轻、潇洒又有生气。他前额很宽，两条匀称的长眉下，灼灼的目光很富有感染力。开玩笑时，班里同学都叫他“英俊少年”。……刚坐下，榕榕就感觉到那两个和她相对而坐的女同学，在用那样一种眼光打量她。她不自在地把手插在膝盖中间，眼睛不知该盯着什么才合适。舒榛却比和她单独在一起时活跃兴奋。他们马上侃侃地谈论起来：

“意大利女记者法契尼亚，探访了尼龙松、阮文绍、霍梅尼……”

“知道吗？世界性新闻：苏联对《静静的顿河》的原作者，提出了疑义，有人认为不是肖洛霍夫……”

“最近刊登的几个外国电影剧本，你们都读了吗？”一个削了运动式短发的女同学，手里拿着两根筷子，激动地敲着桌沿，“嗨呀，精彩之极！《教父》、《华丽的家族》、《礼节性的访问》……”

“看了看。《华丽的家族》分两期才登完的。”另一个女同学扬起手臂，仿佛她是站在哪个文艺会堂的论坛上：“太深刻了，通过一个家族，揭露整个社会……”她大概早忘了，这里是吃元宵的点心店。

只有榕榕默默地坐着，插不上一句话。这些事、这些书，她没听说过，也没读过。那僻远的大森林，仿佛一道天然屏障，密不透风地将世界隔成了两半。钻在大山里，她只能象那古老的森林一样，原始地生活着。她突然感到，一种无形的力量，把她和面对的这一桌

人，拉开了不可逾越的距离。枯坐着，很别扭。显然格格不入。她真希望元宵快点端上来，快点吃完，快点离开这里。

舒榛他们还在热烈地谈着。这时，一位面孔象冰棍一样白生生、冷冰冰的女服务员走过，榕榕忍不住问了一声：“元宵怎么还不送来？”

那个服务员象吃了颗枪子似的跳嚷起来：“等不及，你就别上这儿来吃！”尖厉的声音，象从扩音器里放出来似的，盖住了满屋的嘈杂声。

榕榕马上快快地回过了头。桌上的那几个同学，都不约而同地煞住口吃惊地望着她，那眼光里好象有一种鄙夷的神色。但很快，他们又掩饰着什么似的谈论起来。榕榕窘迫地低下了头……

走出鼎心园，舒榛没再说一句话。榕榕也缄默地走着，脚步不由地慢了，渐渐地落在了他的后面。舒榛却反而加快了步伐，独自蹭蹭地在湍急的人流中走远了。

“我和你之间隔着大森林……”回林场后，榕榕想在信上写上这样的话，但还是犹豫地划去了。不仅仅是大森林啊！每星期六，舒榛从学校回来，一看到他那只塞得鼓鼓的帆布书包，她总觉得，它像一只神奇的魔匣。乘他不在的时候，她会忍不住地去翻看，书、笔记本，甚至夹在书页里的一张张随手划写的小纸条，仿佛那里面真的藏着变幻无穷的秘密。她知道，不是秘密，那是他感兴趣的“世界”。正是这个“世界”，把他们越来越远地拉开了……

一张撕得不成形的破纸条，从一本教科书里飘落了下来。

一团火，
又是一首诗。
一尊高傲沉静的石塑，
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

他的一首小诗，题目《妻子》。这是他希望于她的吗？她是一团火，但不是一首诗。她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但不是高傲的石塑。显然，她与他的理想，相去很远。鼎心园吃下的那几个元宵，好象不会消化似的，又在她的心里滚动了。比铅球还沉重……

难道，就是为了消化掉这几只“元宵”，她才咬咬牙来上学的吗？……榕榕转身把桌上的一大杯冰嘴的凉开水，一口气灌进了肚里，仿佛要压住什么。心口感到丝丝发凉。她冷静了些，又抓起课本，强迫自己象精卫填海似的，衔着这些铅印的字母来塞满脑子。但一拿起课本，头又昏昏然了，书页上纤细的字母，犹如一只只蝌蚪不停地穿梭闪动。她靠上椅背，轻轻地闭住眼。真累啊，她真想躺倒在床上，蒙住被子，什么也不想地睡上几天几夜。这种感觉，曾经不也有过一次吗？……

帐篷外，挂在大树上的拉线广播在响：“……我林场的女子采伐队，就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产物……”榕榕倒在铺上，昏昏沉沉地闭着眼。十年的积劳，似乎在这一刻间迸发了，她只是觉得累，累得连思想都停止了，脑子像一片被大火烧尽的林子，弥漫着白蒙蒙的青烟。生活也被大火燎了，什么也没留下……她大病了一场，身体一下子垮了，经常头晕。医生说是贫血，因为劳累过度……

是啊，应该走出这原始森林了。

在办理顶替手续时，她从医院拿回了化验单：阳性（+）。是儿子还是女儿？她的心猛地跳荡起来，仿佛那个幼小的生灵，已经以他（她）的运动、呼吸，加速了她心律的跳动。她真是又惊又喜，还有点害怕。要做母亲了，她没有思想准备。母亲？……一种新鲜的、

神圣而又强烈的感情，象春天里刚刚融解的小溪水，淌进了她的心里，柔静平缓又暗暗地带着新的活力与希望。十年，她好象没有真正地生活过。对妻子、丈夫、家庭，她好象还是陌生的；甚至一想到他，还有些难为情。但就是这种陌生的生活，却那样出其不意地一下子闯到了她的面前。马上写信告诉他！不，打电报。她象赶火车似的跑到邮局。一个男同志递出了电报纸。榕榕的脸红了。真傻，怎么往上写呢？她讷讷地说了声：“对不起。”又逃跑似的奔出了邮局。还是不告诉他，等办完了手续，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时，再咬着他的耳朵悄悄地说……他会怎么样？一定高兴得叫起来，灼灼的眼光，会化成一片比阳光还明朗、温暖的笑容。她甜美地想象着。

办完手续的那一天，榕榕怯生生地推开了场部理发店的门。坐上皮椅，她新奇又有点害怕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断变化着：长辫削成了短发，短发又卷起了一层层波浪。当理发员又在她背后举起一面长方的镜子时，她只觉得肩膀托着一个新安的脑袋，不会转动了。这是我吗？她自己都不敢认了。但她还是喜欢这种变化。得和少女时期告别了，得和过去告别了。她感觉到，怀着的这个小生命，使她的心理发生了一些变化，连说话声也变得轻了、柔了。她希望回到家时，自己的一切都是新的、变化过的，而且，还带给他那么多喜讯。他一定也会喜欢的，他不是老早就说过：女人应该温柔、应该打扮吗？

但在推开家门的一刹那，榕榕倒有些紧张了，她拎着旅行袋不安地注视着舒榛第一道目光的反应。他先是吃惊地盯着她，并没有那种突然见面的欣喜，然后又有点厌恶地移开了视线。

“不好看吗？”

“像什么样子！”舒榛点着一颗烟，狠狠地吸了一口。

“我……”榕榕有点不知所措，甚至忘了该把手里沉甸甸的旅行袋放下。

“不懂美就别美。明天去把头发削了……”

还有兴致谈其他的吗？就连孩子的事……

“《怎么办》你读完了吗？”晚饭后，他突然问起了书。一个多月前，他从学校图书馆借了寄给她的。

“读完了。”

“喜欢吗？”

榕榕点了点头。其实，她说不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对书里大段大段阐述的道理，她并不完全理解。

“喜欢的话，我们就照着办。”舒榛的脸色缓和了，他帮榕榕捋了捋额前的发丝，“顶替进厂当工人……既然你一定要走这样一条路，我也无法阻挠。你办回来，我们就要在一起生活了。但我不能想象，就这样厮守着，被没完没了的琐事杂务捆住手脚……”他真是这样想的，他还不愿意在一座避风的小岛上居留下来。因为生活的船，总要绕过这些小岛前进的。如果你想驶进大海。“我们能否象《怎么办》中薇拉提的那种方式来生活？暂时互相不干涉、不过问对方的事情，互不影响，互不牵扯，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这算什么？榕榕不能接受。“车尔尼雪夫的斯基的观点，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际上行得通吗？”

“但这确是一种新思想。婚姻不能只像一根绳子，把两人拴住。”舒榛又忽然冒出一句，“大学招生的通知，最近要发下去了……”

榕榕明白他的意思。他曾劝过她：“高考制度要恢复了，你能不能抓紧时间把功课复习一下……”她不敢想象走进考场的一刹那。她用什么来回答那一道道考题？握惯了粗笨的油锯、斧子，再去捏太纤细的笔杆，反而感到沉重了。她没有充分的自信去作这么的尝试。榕榕沉默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调转、孩子，已把她的心占满了，她还来不及去想《怎么办》中提出的那种生活方式。